本報價目

本京零售每份大洋三分
外埠每份另加郵費一分

一塊錢看三份報

世界日報。世界晚報。世界畫報。三份收大洋一元。價廉物美。世罕其匹。願訂者。請直接向本報接洽。或以書面電話通知均可。

本報徵求材料

本報徵求照片及小品文字。酬例如左。

（一）現金　每件自二角至五元。

（二）贈報　酌贈本報及世界日報世界晚報。

如有特別碍難者。當另行議酬。不在此例。如欲寄回原件者。請於來稿時。附帶聲明。並附寄郵票。無論登載與否。均可寄還。又寄稿時。務請開列姓名住址。以便致酬。

中華民國十五年八月廿二日　第五十一期　北京石駙馬大街世界日報社發行

田橫寨

（瀛客）

山東蓬萊縣城西北。有島。四環海。土人呼之爲「田橫寨」。按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云。「縣城北有古田橫砦。與蓬萊閣對峙。西北三面皆巨海。石壁高峻。相傳韓信破齊。田橫東走。結寨於此。遺址尚存」。考蓬萊縣志云。「田橫山在縣城西北三里海上。漢韓信破齊。田橫與其徒五百餘人。棲此。萬曆癸己。因倭警。閩浙兵戍登。立有城垣廨宇。今廢。」一郡志亦如此云。惟曰「田橫寨」。按史書。祇言「彭越受漢封。田橫懼誅。與其徒五百人入海。居島中。」並未指明何方。或即是歟（上圖爲山之東面）

「附」明陳鳳梧詠田橫詩：蒼山迢遞白雲間。高出丹崖迥不凡。西北天空浮海水。東南地盡送風帆。層臺古詩田橫寨。俯瞰下臨珠子巖。欲構孤亭撐絕頂。烟霞深處可能攀。

田橫寨

石宗翰君貽

蓬萊珠璣岩

珠璣巖

（瀛客）

珠璣巖。俗呼爲彈子渦。在蓬萊十景中稱「萬斛珠璣」。丹崖山下。石壁千尺。水中有小石。狀如珠璣。或如彈丸。歲久爲海浪所磨。顏色鮮艷。圓潤可愛。巖之北。有穴。內儲二彈。形較大。穴口小。不能取出。惟潮水漲退。激蕩有聲。頗便聽聞。值茲盛暑。遊人多寓焉。宋蘇軾有詩詠此珠璣並序。附紀於后。

蓬萊閣（在丹崖山上）下。石壁千丈。爲海浪所衝激。時有碎裂。淘灑歲久。皆圓熟可愛。土人謂之彈子渦也。取數百枚以養石菖蒲。且作詩遺垂慈堂老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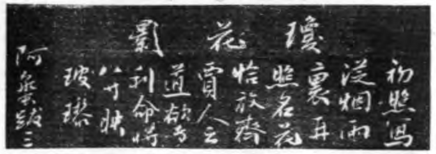
蓬萊海上峯。玉立色不改。孤根捍滔天。雲骨有破碎。陽侯殺廉角。陰火發光采。纍纍彈丸間。瑣細成珠琲。閱浮一漚爾。眞妄果安在。我持此石歸。袖中有東海。垂慈老人眼。俯仰了大塊。置之盆盎中。日與山海對。明年菖蒲根。連絡不可解。倘有蟠桃生。旦暮猶可待。

電影小明星——賈克柯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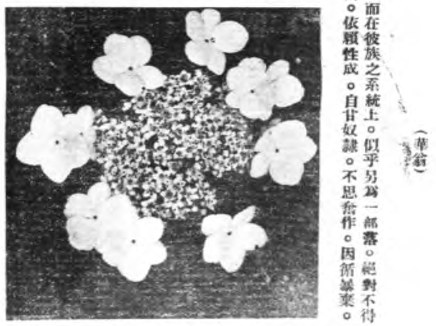
李叔毅君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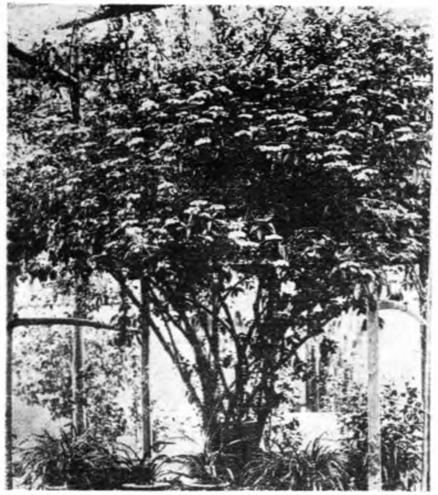
瓊花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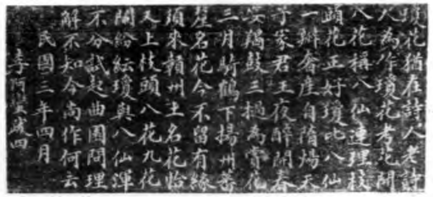
（華翁）



下瓊花影兩幅。沈伯樂君所貽。其原註。亦拓版如下。







墮民與畬民

△民間史實之一

浙東有所謂墮民者。言語飲食。靡不與吾人同。而在彼族之系統上。似乎另爲一部落。絕對不得享受普通待遇者。按厥原因。墮民自元明迄清。依賴性成。自甘奴隸。不思奮作。因循墮棄。於是非墮民之各種社會。亦遂卑賤視之。勝朝墮民子弟不得與試。非墮民之家。不與通婚嫁。行慶弔。即其明証。至在非墮民之中上人家。平日先有容心。傲岸自若。凡其家有舉動。因有墮民可供驅走。不必給予厚貲也。亦莫不爭相使喚焉。充其結果。墮民之男子。除在鄉村唱草台戲外。餘則如剃頭。修腳。抬轎。接客。要之至下等之役。皆其所任。其婦女如婚娶喜娘。亦稱送嫂。與侍應太太奶奶小姐們一切雜務。罔不屬焉。逮至民國。情形固有不同。當道曾通令實行取銷此項名稱。（墮民俗稱亦作轎行）以示民國共和政體下。公民之義務權利。一律平等。用意殊毫無可議。顧彼族中竟有不願解放。回需化育。甚且公然反對。欲長此以終其生。並及其子孫者。究何居心。誠不可解。或謂彼輩自幼迄長。無時無刻不仰望他人之庇護。雖未至不勞而獲。但以脅肩諂諛。獵取金錢。更賴種種惡劣心術。倡作無數黑幕。日積月累。居然有外似卑賤。內實殷實。不僅殷實。或且營大廈。畜姬妾。養尊處優。不亞紅官闊人者。而獨於最剩人耳之墮民名稱。堅持不肯犧牲。此其根性。尚堪問耶。

墮民之在浙東。尤以鄞縣。慈谿。鎮海。定海爲特盛。其姓大都不外王。顧。潘。桂。間亦有故意抹殺本姓。而冒認趙。李。馬。吳。者。據父老言。四姓中兩姓係韃子後裔。元亡而貶爲墮民。又兩姓係朱明宗室。明亡而托跡其中。究竟孰爲元支。孰爲明支。則不可考矣。

金華。蘭谿。龍游。東湯等縣。則有所謂畬民者。據葉梧生云。其族風尚。與墮民無大異。惟系統上邈遠不同耳。日內有暇。擬別紀詞以宣之。

畬民習慣。在未有民國以前。輕易不使人知。人或叩以所作何事。或此事之實在情形如何。則彼輩視爲大不利。縱不敢與人計較。冥冥中殆不勝其怨恨矣。昔有某卒究問畬民其外家何姓。某即憤而自縊。豈非怪事。

官癮

（下）

清末有旗籍都統阿公。服官數十年。因年老力衰。勒令休致。生平好講官派。官癮十足。退職後。恒鬱抑無聊。家人思有以慰藉之。經探知其官癮難熬。乃商得一計。倩大紅柬帖一份。上書本府更役某某叩安字樣。於阿公每日起眠飲食時。介一侍役。持紅漆托盤。上放柬帖。口稱叩安。打躬而退。如此日常行之。阿公果爲之大悅。自茲以後。阿公之與請安紅帖。幾不可須臾離矣。數月後。公之顏色。忽又若有不豫者然。漸致飲食亦減。神色惆喪。家人莫名其故。慮或有恙。咸惴惴不安。後僕役中黠者。謂更役請安紅帖。用之已久。紅色漸敗。公或因此不樂。易易一新者以試之。衆服其識。易後。公果健飯如常。色爲之霽。前清官僚。講究過官癮。擺官架之事。固述不勝述。然未有阿公之官癮。如此深且毒者矣。上所述。聞之于遺老某公。謂公與彼且係素識。確有其事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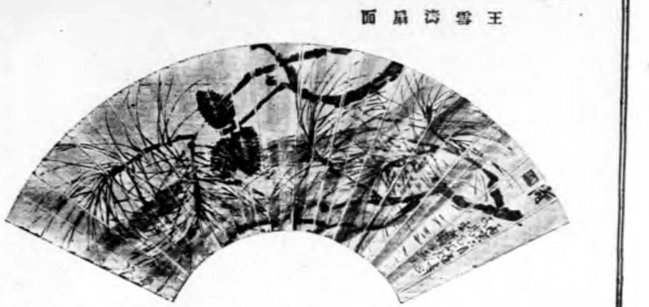
金環

（伯勛）

友人柯君言。錦什坊街之水車胡同。有老嫗。蟄居一湫舍。承塵中。積鐵環。不下數十枚。一日。持一環售與打鼓者。打鼓人李某。以京錢一千易得之。攜就帝王廟。以待善價。另一打鼓人周某。遽出洋八元索購之。李思此廢物。何値如許巨資。異而詢之。周以詭詞對。且詳詢所來。語已遁去。李終不解。尾其所之。見其入古玩肆中。不數語。覓得八百金。知爲珍器。大爲悔恨。擬次日再往購。迨天明往。至則昨夜已爲人購辭矣。李深恨來遲。坐失巨富。歸後。竟一病不起。

民流雜記，作者因事南旋，續稿暫停。

王雪濤扇面



王雪濤君為藝專國畫系畢業生。本報第四十六期。曾刊其作品。本月廿六日。曾在大和俱樂部。陳列個人作品。頗得佳評。右為其最近所給

寧游見聞錄

（我舟山人）

月前。應友人之召。自京赴寧。暇時。輒遊於秦淮河畔。見聞所及。有足供談助者。爰錄之如左

△東道主抽頭　某夕。有使者持片來。邀友人徐友青遊秦淮。余亦偕往。抵船埠。東道主自艙中迎出。狀極恭謹。少焉船行。東道主發起作葉子戲。余與友青相偕入局。東道主則另坐抽頭。每和。抽勝數之二成。結果。四人皆負。而所得頭錢。除供船資等消耗外。尚餘數元。東道主竟懷之去。據云。寧地習尚如此。與所謂生財有大道者矣。

△酒樓待合所　秦淮河兩岸多酒樓。而以海洞春。萬全。長松數家為最有名。餐室有床。供主顧吞雲吐霧之用。此外陳設如紅木枱等等各種賭具。則應有盡有。總之。此項酒樓除賣酒肴外。尚兼營別業。猶日本官准之「待合所」。一言以蔽之。萬惡之藪而已矣。有地方責者。似宜加以取締也。

△秦淮之妓寮　秦淮河畔。妓寮凡三四百家。大都為揚州產。召之者須先向花捐局填繕定式之局票。每次納局費二元。花捐局及船戶。各得百分之五。餘歸妓女自得。無論生張熟魏例須現銀交易。

△乘畫舫遊河　秦淮畫舫。大小逾千餘艘。當盛夏溽暑。烈日如火。每當晚餐一過。莫不沽舟納涼。以消永夜。船戶皆利市三倍。船費每艘以三元計。一夜消耗。數費不貲云

△名妓新荷花　有新荷花者。秦淮名花也。服飾裝束。均足與滬上電影明星相頡頏。惜談吐中不免「阿㖿哈」「我的怪怪」等音。在吾輩不常習聞者。殊覺刺耳也。

△歌妓唱京調　小女賣歌於秦淮者頗夥。畫舫經過。輒持摺尼客點戲。每歌一折。索輔幣二枚。所歌京調。格格難入耳。正所謂價廉物不美。其中有張彩鳳者。貌尚可人。唱亦差強人意。而所值倍之。據聞此等係「半賣式」之校書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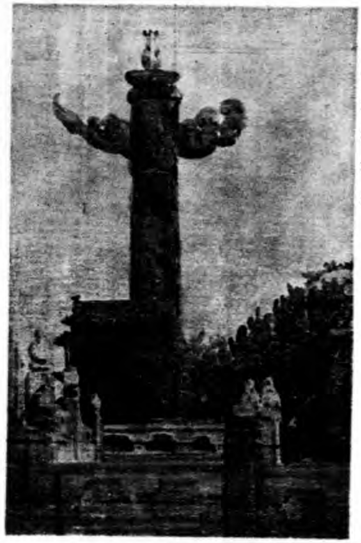
△男女皆赤膊　寧地習尚赤膊。不論店舖寮櫃。旅館侍役。大都袒身露體。狀極可鄙。即一般妓女。亦復如是。甚有於燈光閃爍之間。而不掛一絲者。曲線美。直線美隨在可得。實模特兒之唯一生產地也。

藝術攝影

—北海暮靄—

施雲君贈

張培林君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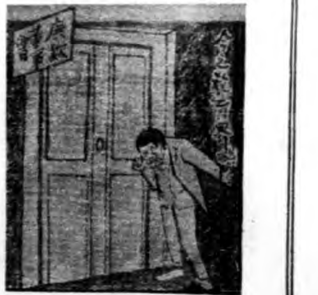
右張培林君畫天安門石柱。亦北美甲子同人書畫集之一。張君藝專西畫系本屆畢業生。江蘇武進人。

海水

李叔毅君贈

如此人生（續）

（靜子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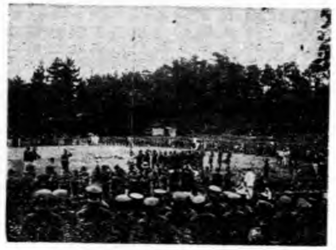
（二）筆秉春秋編輯亡命

這一鬧。定會把老梁的肝火鬧起。他那裏知道事情的利害關係。只要把他肝火鬧起了。他必要大顯威風那時。我一溜烟跑回成都。發個通電。說他蹂躪平民。摧殘輿論。老板就可借這個機會。師出有名。正大堂皇。也就不至落好戰之名了。並且。若果那般五老七賢老廢物等。通電乞和之時。其屈在彼。就戰不成時。我們也佔個面子。而況他們的通電。又那裏能生效力。此次只要老板一出師。我確能料定逐老梁出境。易如反掌。到功成時。我要求老板。把銅圓局和個美缺委給我。弄他個三二十萬。我再天天請你吃花酒。陸文良聽完。喜得拍手道。老方。無怪老板常常說你辦事漂亮。能玩花頭。造對方的是非。今天看來。你們貴界的人物。可真難纏難惹。無怪那般要人。拿着就不答應呢。方毅笑道。你這人真討厭。同你談正事。你又瞎說亂道了。陸又良又道。你別與頭。假如報一發出。被老梁知道了。他給你個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。不等你溜。就立刻逮捕。可就危險了。方毅道。這你倆不用耽心。我自然有我的辦法。陸又良道。有把握就好。我們現在且出去樂一會兒。說着就叫劉雲青。一會劉雲青推開房門進來。陸文良道給我穿衣服。快叫轎夫提轎子。劉雲青噘着嘴道。出去又等天亮再回來。陸文良一面就劉雲青手裡穿衣裳。一面笑着說道。我一起更就回來。決不會等到天亮的。方毅見這他們倆個這個樣子。不禁拍着手笑道。哈哈。當代表的可全給勤務兵管着了。說的兩人臉都紅了。劉雲青就借着叫打轎子跑下樓去。陸文良笑着罵道。老方。你這個嘴。總不脫貧氣。見事就打趣。我總願那天被老梁拿着。把舌給你割了。看你還去說缺德話。方毅笑道。你的事。豈祇說。我還要給你公諸報端呢。正說笑着。劉雲青在門口說道。轎子打好了。二人這才止了話。隨着下樓。坐上轎子。說聲金沙崗。於是轎夫就邁開兩腿。飛一般出了商業場。剛爬上侯子坡。陸方二人。在轎子裏就看見一個警察。騎著一匹快馬。一面跑着。一面叫道。閃人閃開。閃開。鄧將軍的轎子來了。不要闖了將軍的道。一會又下來了一連背槍的武士。兩傍走道的。都紛紛往兩旁讓。他們二人的轎子。也只得閃在一傍直等這一連人過完。才看見一乘八人大轎。慢慢走過。接着又是八個背盒子砲騎高馬的馬弁走過。方陸二人的轎子。這才從人叢中闖了上去。又走了一陣。到了金沙崗走到林鳳雲美香玉二人的館巢。轎子就落了下來。門口的毛夥看見他二人。早報了進去。

（未完）

赴日南大童子軍

上海南洋大學童子軍。一行二十八名。前應少年團日本聯盟。及東京日日大阪每日兩新聞之召請。于前月十九日。由滬出發赴日。二十一日抵神戶。遊覽大阪京都等處。二十七日東上。遊覽各處。本月一日離東京。遊靜岡。濱松。豐橋。名古屋等。在各處均受熱烈歡迎。現已返滬。左圖。為該團遊覽明治神社攝影。下為該團在三笠園舉行中華民國國旗揭揚式時攝影。



曹狀元

（伯勛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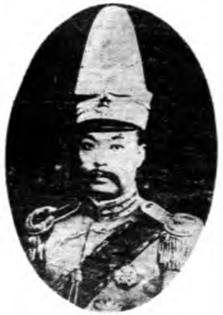
清狀元曹鴻勛。魯濰邑人。幼孤貧。市餅為業。得錢輒購書籍。終夜吟唔。樂而忘倦。又善擘窠書。餅籃中。常置文具。於通衢中。為人書聯額。見者異之。一日。縣某紳門前。紳見公市餅。而手攜筆紙。奇之。呼止。命公書。遒勁有古氣。貌且清奇。不類貧兒。爰留公伴[illegible]兒讀。聰穎超儕輩。次年即入泮。然家貧如昔也。席中會餐。公每後至。殘肴餘羹。食無不盡。侍役俟撤饌。久立不耐。謂之曰。曹腳傳（魯省對秀士稱呼）異饞哉。食如狗舐。想絕糧陳蔡。解圍應未久耳。公聞之。益發憤讀。旋舉於鄉。聯捷魁天下。不久簡放雲南楚雄府。瘠缺也。處之怡然。屢遷為巡撫。之任時。兩袖清風。依然書生本色。夫人某氏。素悍潑。數以小故詬詈公。必長跪乞休而後已。然每一勃谿。公即左遷。屢試無爽。性又極慳嗇。公宴僚屬。筵間進魚鴨佳肴。夫人必先嘗之。以其餘享客。既上。則皮骨殘汁而已。公無如何。夫人死。公哭之慟。曰吾已矣夫。余升遷無望矣。未幾公落職尋卒。

* * *

西湖龍井

龍井在西湖之西風篁嶺上。距城十餘里。大名龍泓洞泉。幽花野草。延緣山徑。更上嶺背。崖窣林樾。皆老蒼。而西湖已蔽掩不見。泉流淳涵。一泓清澈。相傳有龍伏焉。禱告輒應。井有秦少游記。米芾書。成淳五年重建。門古篆龍井二大字。

張紹曾



張紹曾。字敬輿。直隸大城人。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砲兵科卒業。歷任第二十鎮統制。宣撫使。綏遠將軍陸軍上將。樹威將軍。陸軍總長。民國十一年十月任國務總理。十二年六月卸職。

象浴

右為華盛頓動物園之象。因畏熱。就池中沐浴之圖。